第一期

星期

天笑主任

THE SUNDAY No. 1

投稿簡章

本刊徵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由本社酌定不先惟概酬現金如却請聲明
刊載後著作權爲所有
者請逕寄上海四大東書局轉交星收

THE SUNDAY,

版權所有
不准轉載

民國十一年陽曆三月五日
陰曆二月初七日發行

星期

第一號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五冊	一元二角	三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冊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廣告價目

等第	特等	上等	普通
全面	四十元	三十元	十五元
半面		十六元	八元
四分之一		十二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慈愛』 之光作

SQW71933/0/0/

自擇

凡人不可無自擇力治事然吸煙亦何獨不然同是煙也而一爲國貨一係舶來何去何從是在國人之自擇

請吸罐頭

大愛國香烟

用罐頭的大愛國香煙放在桌上可以表示愛國的心意補助美術的觀感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啓

中國人提倡中國

人丹

間嘗致外人之商於我國也．無論極細微之物．苟爲彼國所有．必不肯舍已購人．其熱心愛國．保持利權．有如此者．而回顧我國人．非不愛國．顧昧於利害．不加省察．見舶來品之外觀纖巧．遂不審其內容．樂而購用．不知彼正以此餌我也．試一調查海關冊報．歷年輸入．實足駭人．吸我脂膏．吮我精血．又予我東方病夫之名．我國人受此奇辱．不思湔滌則已．苟欲洗刷．惟羣策羣力．以提倡國貨．挽回利權．所謂中國人提倡中國貨是也．

中國人丹爲完全國貨所製造．本藥房因鑒於利權之外溢．國庫之日虛．於是急謀提倡．力圖振興．博采國產原料．自製龍虎人丹．以冀挽回利權於萬一．發行迄今．十有一年．頗蒙各界稱許．推爲國貨中上乘．較諸舶來品．大可駕而上之．是以銷行之廣．普徧全國．果能人同此心．心同此志．數年之後．行見實業勃興．利權可挽．是深望於愛國諸君之提倡也．

查近日報載某國以對外貿易之不順．上書議會．要求設法．而對華貿易尤須注意云云．當考某國之對華貿易．尚占優勢．即以丸丹一項而論．自五四之後．猶有百有餘萬之多．而彼已皇皇不可終日．願國人其速猛省．急起圖之．

上海中法藥房人丹部啓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上海分行**啓**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目光爲人生增進知識之唯一機關如有不足等病即覺有了阻碍本公司所製各種科學眼鏡誠能補助目力而彌其缺憾非獨外觀有雅且使視線上更多愉快也 諸君乎盍興乎來

中國 **精益眼鏡公司謹啟**

總公司
上海南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
各省各大埠

最新出版・名家合作

社會小說大觀

全書二册・定價六角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百代 公司

有……不可不……（牛打）

有美人侍側不可不唱百代公司留聲機器

有好酒滿壺不可不唱百代公司留聲機器

有文思在胸不可不唱百代公司留聲機器

有奇書待閱不可不唱百代公司留聲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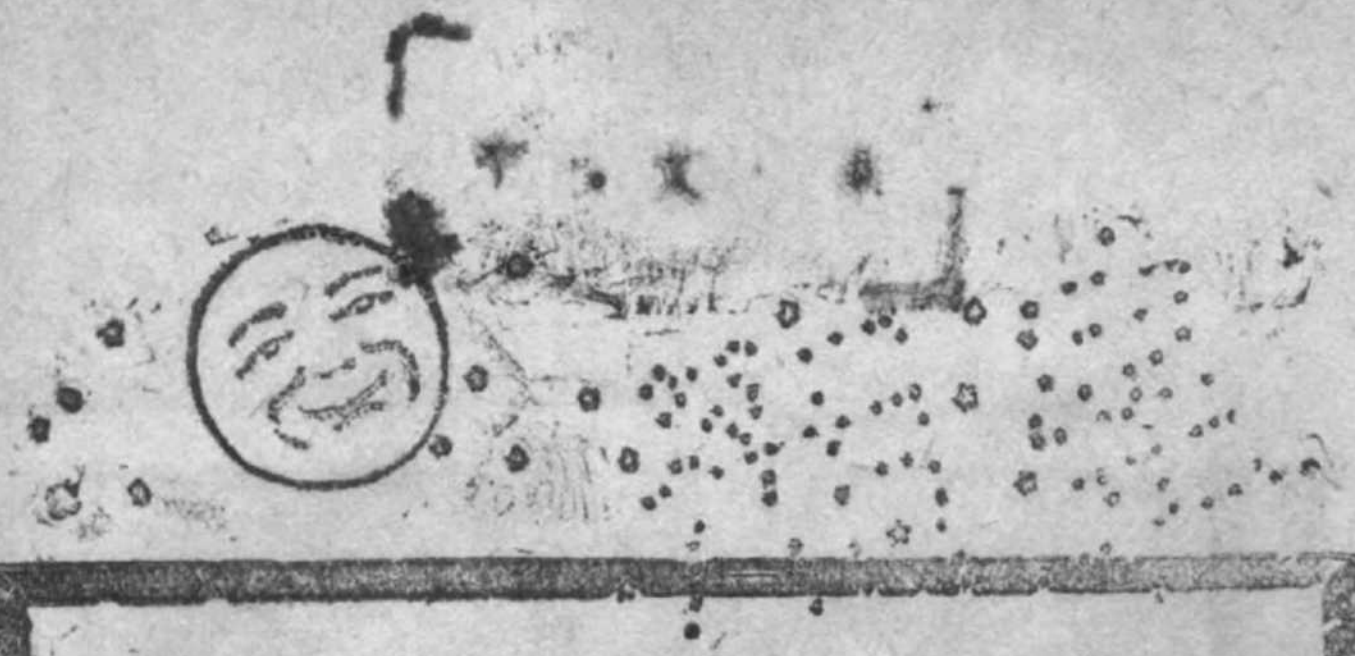
有良友遠來不可不唱百代公司留聲機器

有名花可賞不可不唱百代公司留聲機器

百代公司

總行 上海四川路九九號

分行 上海四馬路五八號



星期第一號目錄

星期	天笑
雪窖騎兵語	倚虹
老牧師	卓呆
敵？	毅漢
靈簫再世記	紅蕉
交易所現形記	老主顧
社會百問題	拈花
賦友宵談錄	馬二先生
星期談話會	社員

星期

天笑

趙賓秋娶了他這位新夫人以後足足有一個月沒有出門他說外國人度蜜月要出外旅行這是個什麼意思大約還是一種刼掠婚姻的遺風嗎不然好好兒家中不住爲甚的要逃也似的出外旅行呢他的夫人論容貌可算是美麗極了却是從小兒父親早世母氏鍾愛又因爲是個女孩兒一向沒有讀過一句書識過一個字因此容貌雖美麗却是一個沒字碑可是趙賓秋在這個蜜月中却把筆硯束諸高閣全副精神專注在新夫人身上細細領略這一個月的甜蜜光陰那時他又說道女子眞不必讀書識字女子自有女子的溫柔女子自有女子的聰明這溫柔和聰明並不是從讀書識字中來的而且這種溫柔和聰明是從天性中發出來的比較那種讀書識字的女子似乎更覺得天眞爛熳似乎較少些虛僞氣我最恨那些半通不通的女子得着了一知半解便眼高於頂動不動便是自由平等滿口的新名詞牛頭不對馬嘴常常發出一種似是而非的議論何等可厭怎及得我那新夫人他雖一字不識却自

有他那種種美德。孔夫子說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不想這兩句話却引用在我的閨門之內呢。趙賓秋想到那裏。越看他的新夫人越美了。越覺得這讀書識字。不合宜於女子了。自己在這蜜月以內。不去親近那筆墨。眞要學着古人。焚棄筆硯。從此不再與他有緣了。有時甚至於說不但女子讀書識字的可厭。連男子讀書識字的也可厭了。可是趙賓秋的精神上經濟上。終不能離開這文字生涯。蜜月的光陰。飛也似的過去了。趙賓秋漸漸覺得有幾位老朋友似乎。好久沒有見面了。這幾位老朋友是誰啊。就是從前和他朝夕相見的筆啊。硯啊。書本啊。稿紙啊。趙賓秋心中記掛他。就想立刻見見他。當時便到廢封的書房中。推開書桌子上的百葉蓋。見那幾位老朋友都有憔悴怨慕之色。髣髴說你有了新夫人。怎麼便忘了老朋友了呢。趙賓秋也便一一的加以拂拭。和他殷勤了一番。筆尖兒吮了一吮。硯臺上潤了一潤。書本兒是喜心倒翻。稿紙上要舊夢溫存。却不想剛纔坐定。夫人便派人來請。說有話要和他說。趙賓秋聞道。夫人請似得了將軍令。走到房中。便問夫人是什麽事。其實他夫人並沒有什麽事。不過有兩個鐘頭不見他所愛的人。便要掛念了。現在被趙賓秋一問。便道沒有什麽事。我昨夜做了一夢。講與你聽聽。趙賓秋道。做的是什麽夢。新夫人道。我夢見和你兩人。攜着手在一個曠野地方遊玩。那時候。一個血紅的

太陽剛剛從地平線上落下去却還是人一般的睡在被窩裏探着頭我們兩人正在賞玩的當兒忽然一隻斑斕的猛虎撲向前來你却丟下了我就跑我一時嚇得跌倒在地古人說的夫婦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只怕你將來逢着患難也就要拋撇我呢說着把臉兒靠着趙賓秋肩頭似乎要哭出來趙賓秋用手拍着他嬌軀道妖夢無憑這算什麼也值得傷心呢極力的安慰了一陣子他夫人說我心裏非常的膽怯你今天陪着我不許出房門我只怕再做這惡夢趙賓秋說有我在此決不再做這惡夢這一天趙賓秋當然在此陪伴他夫人決不再到書房可憐和這些老友只些微親近得一親近已經又隔離了可是趙賓秋的精神上經濟上終不能離開這文字生涯又過了數天他想個法子默忖他既不許我到書房我就把書房搬到樓上臥室中來既不睽違老友又可以坐對玉人這豈不是兩全其美他把這話和夫人說了夫人倒也贊許那時趙賓秋便把筆啊墨啊書籍稿本啊一古腦兒搬到房中這許多老朋友從來也不曾享過這綺膩溫馨光陰平添興彩不少他們倒也老實不客氣偃臥錦榻之旁盤據妝臺之側新夫人見了各種中國裝外國裝的書很起歡迎之心他便東也翻翻西也翻翻見了書中有什麼插畫更自低垂粉頸看個孜孜不倦又向他丈夫問這樣問那樣趙賓秋也細細的一樣一樣告

訴他。從此繡閨之中。倒添了一種新興味。趙賓秋便是有所著述。不再到書房中去。就在夫人香閨之內。做他的功課。但是這位夫人。却是一向活潑慣的。要是有十分鐘的工夫不講話。他却是耐不住了。因此。趙賓秋的文思。常常被他夫人所擾亂。他又最恨他丈夫枯坐如入定的老僧一般。見他不說話時。他便想出希奇百怪的話來。引逗他說話。所以趙賓秋有時被他纏得無可如何的時候。索性還是擱起筆來。等他安靜些兒。再握管罷。有一天。趙賓秋正著述一篇長文字。却有一兩萬字的光景。他的稿紙上還有種種表式和幾何畫。因此用一種潔白的外國紙鈔錄。他到了齊稿那一天。忽然之間。尋來尋去。少去了兩張。心中好生詫怪。後來在他夫人的針綫籃裏發見了半頁。他說怎麽會到這地方去的呢。詰問夫人。夫人想了一想道。好像是有的。我見你字的旁邊上下。劃上許多的槓子。又見畫着許多圓圈。不像圓圈。尖角不像尖角。我以爲是無用的了。但瞧他紙張細潔。我已把他剪成鞋樣了。說時便在針綫籃內掏出一本線書。取出來與他瞧。果然剪成好幾個鞋樣。趙賓秋這時又好氣又好笑。便道。我的好人啊。你真尋我的開心咧。我爲了這兩張表式和圖畫。足足費了兩天功夫。化了許多心思。你怎麽問也不問一聲。我便自把他取去剪鞋樣呢。夫人聽了這兩句話。已經心中很不快了。便道。誰知道你有用沒用。你丟在那

邊的沙發上我道你是不要的了既然有用怎麽不好好的安放在抽屜裏趙賓秋道此刻剪也已經剪掉了再去說他什麽苦我的精神不着再費兩天功夫重製起來就是了不過以後請你要當心些不管有用無用別把他再剪掉這原也怪你不得你不知道紙上畫的什麽東西這便是苦於不識字了夫人到此更耐不住鼻子裏哼了一聲說幸虧你早知道我是不識字的我原是一個粗人你早應配一個才女不但不至於鬧出這個亂子他還能帮你做文章咧他說到那裏聲已帶着悲梗嗚咽着說道不想我如今還不及一隻貓趙賓秋覺得這話奇怪便問這是什麽意思他夫人說我在家裏的時候吾父親也和你一樣寫了許多東西有一天被父親所蓄的愛貓跌翻了墨水壺所寫的稿子上都是潑墨淋漓吾父親也不怒並不嗔責那貓從新自己謄錄一過怎麽我今天剪碎了你兩張紙你就抱怨天抱怨地這豈不是我還不及一隻貓趙賓秋起初聽得這個譬喻很覺不倫怎麽人可以和貓比却一時倒也沒有什麽話可以駁他轉念一想從前的大科學家大發明家曾有被愛犬跌翻燈火燒燃稿紙把他的多年著作辛苦付之一炬的軼事他也並不責罰那愛犬如今不過剪去了我兩張稿紙而且是我神聖親愛的夫人我便大驚小怪做什麽無怪夫人要生氣自怨不及一隻貓咧想到這裏他覺得剛纔對不住夫

人予人以難堪便不由自主的溫存招陪了一陣子方纔無事從此以後他夫人却不敢再把他的稿紙亂剪鞋樣可是這位夫人生性好弄他在綠窗風靜的時候要是他那位丈夫潛心箸述他覺得太枯寂了一定要問長問短問個不休否則他自己拈着筆或在你書上畫一朵花或在你稿紙上畫一隻蝴蝶再不然就寫上一行似篆非篆似符非符的字或畫一個人面他算與他郎君寫眞所以凡是趙賓秋的書籍稿件總有他的夫人墨寶似此鬧個不休趙賓秋無法可想有一天趙賓秋想出主意來了說你喜歡寫字我明天去買些筆墨潤紅紙等教你寫字以後每天規規矩矩要寫五張字寫完了五張字後再上兩課教科書如此日以爲常除却是星期放一天假大家休息遊玩夫人聽了也覺得是件新興味事到了明天趙賓秋果然去買了許多筆墨潤紅紙以及新式教科書等實地教授起來蘭閨清課平添風韻不少這種教法本來是一種特別教法那位教員先生眞個是第一等的親切懇摯誠實敏練要是世界上的教員都是如此教育的成績何等進步他夫人也很熱心受教起初的一星期內成績非常之佳教科書第一冊已經畢業了而且因此安靜得多趙賓秋自己也覺得非常有利不至於夫人頻來纏繞兩人對案而坐各人執着筆寫各人的字好似各司其事的樣子寫好了便教他丈夫與他批定有時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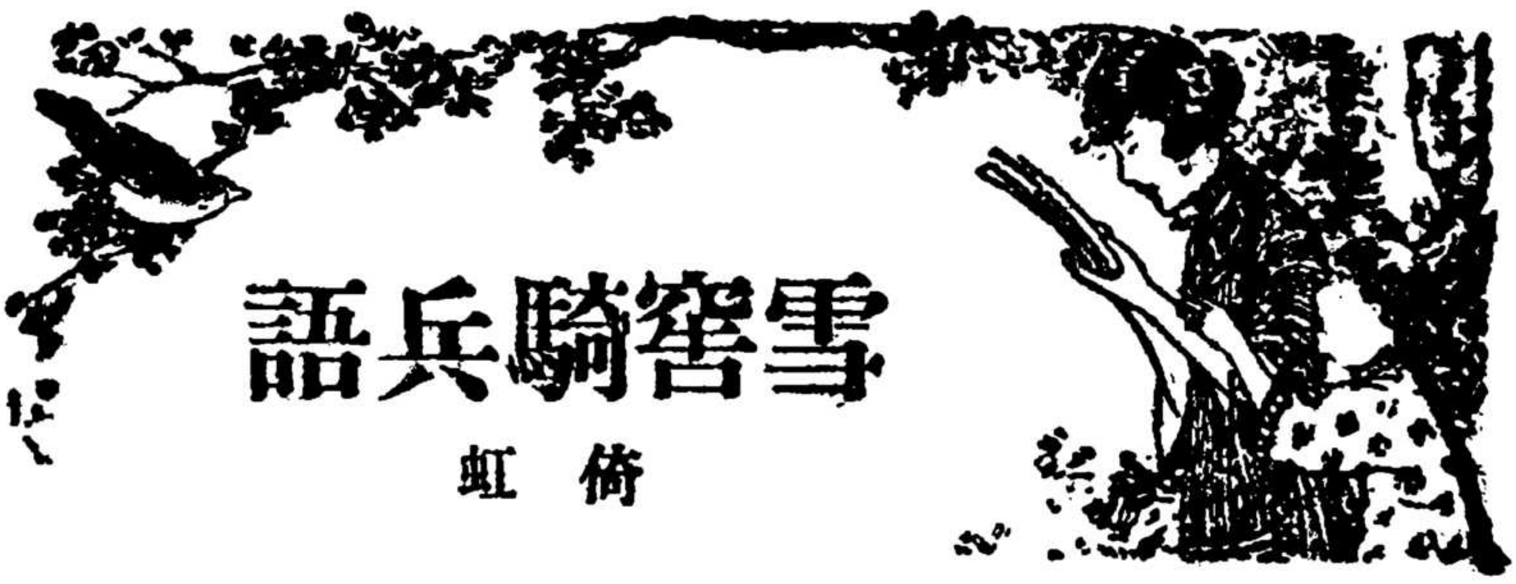
多了他便歡天喜地圈少了他便懨懨的不高興口中說寫不好了寫不好了趙賓秋知他的性情便特地的多加幾個圈有時還加着幾個雙圈他夫人見了笑逐顏開一張一張的藏起來他說我要寫這三四年字我也可以給人家寫扇子咧趙賓秋道可以可以只要用功天下事何愁不成但是過了兩三禮拜他夫人嬌惰之性復發字寫了半張就擱筆不寫了有時只寫了半個字下面就畫了一隻蟹有時讀了兩三課書一時性起把書一拋就飛向他牀頭帳頂上去趙賓秋也奈何他不得催他讀書寫字他夫人說今天是星期休假趙賓秋說今天並非星期夫人說姑且當他星期我不高興讀書就是星期了趙賓秋原也不過為使他安靜起見並非真要逼着他讀書既如此也就一笑罷了但是趙賓秋的精神上經濟上終不能不與文字為緣又過了幾個月有人家為了編輯上的事要請趙賓秋離開故鄉而那地方又勢不能帶着夫人同去夫人雖然不願意他出門然而為着趙賓秋精神上經濟上的關係却也無可如何好在那個地方離故鄉還近而且又通火車趙賓秋遂約定每逢星期日歸家一次及至出門以後趙賓秋便覺得女子不能不略解文字即就關於通信一項就非常覺得困難我寫回去的信夫人不懂夫人又不能把心中欲說的事在書信中達出來幸虧現在離家還近要是離家遠遠了豈非更困難

咧所以趙賓秋每逢星期歸家真心的敦勸夫人求學夫人也覺悟了便入了某某女學校讀書他的妝樓鏡臺上掛一具極大的日曆平常日子都是青色印刷的到了星期日却是紅色印刷的他從星期一盼到星期日見了那紅色印刷的亞喇伯字他便有兩種歡喜一種是今天放假一種是我那親愛的人回來了

尊波樹叢話

前五年。余經某鄉。有詩云。『大隄向晚百無聲。野老相攜趁月行。翻覺荒村成福地。無官無吏更無兵』今日求如我詩中之純粹的荒村。不多見矣。遍地皆官吏。與兵之足跡槍聲。

華會中。世界強國。能於樽俎間。各各裁減軍備。拆毀艦壘。中國國內的小華會。不知何年月日開幕。我又預知開幕時。會場外之各家護兵衛隊。必成千累萬。刀劍森嚴也。



雪窖騎兵語

倚虹

余頃以一種機會得與一退伍之兵語兵、直隸楊柳青人十四歲投身行伍爲騎兵戍黑龍江凡十五年龍江全境渠馬足殆遍刃紅鬚子以數百計屢瀕絕地不死寒夜燈昏渠爲我述往事兵退拉雜記之語語存其眞不欲以我意失其本來面目也

兵曰余少好騎馬入伍充騎兵龍江地廻奇寒鬍匪飄忽如疾風非騎兵莫能制余以是得上馬殺賊於冰天雪窖中矣

黑龍江每歲五月雪未消八月雪又積祁寒特甚雖六月極熱亦非厚棉衣褲不能耐早晚更不能去裘凍死極尋常事也我輩騎兵服裝衣褲皆皮製內襯以厚棉衣褲手套長及肘亦以厚皮爲之護首以皮冠冠連面幕長及頸際中露二目每出征歸來視睫毛上皆嚴霜凝集非霜也口中之熱氣上騰凍而成冰屑下馬後十指色白如羊脂必納之冷水中久之乃有知覺始痛徹心肺更搓之指尖乃潰若凍而投之熱水中肉盡腐

雪窖騎兵語

北方之馬皆蒙古來馬販運至皆野性未經銜轡者我輩騎兵極喜買生馬以錢不多馴服之轉售可得多金遇好馬恒留以自乘蓋黃金易求良騎難得也故騎兵生活唯在調馬長官知之不禁養馬轉售同儕於此中頗能獲厚利

余得一馬爲菊花青巨蹄高幹性極烈馬初來營非特不能騎人稍近之咬且踢人無敢攖余請諸旅長以馬賜我旅長曰汝能乘之乎余曰能請假以時日余願以生命付此馬馬能我服天也不能亦天也旅長曰壯哉乃以菊花青付我我寄之廐中日僅飼以草數莖三日馬餓利其疲困乘之一騎而馴服馬一負忠義肝膽之動物也我以血性待之精誠感之馬亦視我如至親他人乘之乃倔强不受每出發余但遙立廐外一呼即奔至余前受鞍轡余騰身上鞍已絕塵而奔迴首視同儕登騎猶未畢也故余每戰皆前非余胆壯菊花青助我耳有時遇敵下馬戰余對敵射擊菊花青立余背後以首抵余背不鳴不驚余偶伏而射擊馬亦臥地上不少動其敏捷若此不必加鞭行甚速急行時腹距地不及一尺長濠丈許一躍而過余之屢危屢不死者馬力也龍江雪窖每戰歸蹄下積冰厚幾四五寸必一一敲碎之余每爲菊花青敲蹄冰前蹄余以手執之後蹄梁每自屈以就我蓋與我親暱久矣洎前年余解甲歸以距家遠携馬行千里滋不便不得已乃貨之臨別時馬悲鳴我

飲泣嗚呼及今思之我生平未負人但負此馬耳南游吳越見馬亦夥矣方諸我菊花青殆驢耳

我輩在龍江剿鬍子最冷最險亦最樂每策騎覓匪蹤出行可不必裹餱糧遇鄉村人家但下馬叩門便得飲啖村人遇我輩至誠懇亦至優厚嘗曰公等為我輩殺賊我輩能不供給飲食乎報以錢堅不受故我輩出征人馬飲食隨地皆得主人餉銀馬糧可作純益金收入也北方臥皆煖炕家人父子胥共一炕我輩往往剿匪過遠假宿民家主人亦請余上炕眠雖婦女弗避忌亦習慣也若在南方軍人與人家眷屬共寢處必譁然起而共縶之付軍事裁判矣

有一次剿匪遇伏同行三十五人生還者纔十二以賊在高處射擊我輩不能仰攻我輩所立地又在平野無一可掩護同人咸伏地不動可三小時匪以為悉已橫屍乃去當匪彈如雨下余面前土地著彈皆塵起彈去吾顱僅寸許顧左右伙伴不知為中彈為暫伏也自視亦忘其為已死為未死也嗚呼到危險時亦不知險日後思量至堪恐怖且為余二十三伙伴悲也

紅鬍子十九皆精鎗馬慓悍不易擒業鬍者不盡由於生計困頓挺而走險其中有具好身手不為人所用者乃憤而投鬍有避仇家嬒繳懼而入鬍亦有行伍士卒觸怒長官開罪同列不得已激而入鬍者故鬍不易為必有鬍之胆有鬍之技始許為鬍知鬍者

乃知當兵易而爲醫難蓋有能爲兵而不能爲醫未有能爲醫而不能爲兵者也

今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亦醫也光緒二十六年始棄醫入官張亦能騎射但不甚工就醫以論張尙遠在馮麟閣下也唯張戍遼能不畏東隣以是得遼民心自佩巡閱使印綬後遼歲歌大有去年豐收達十八成爲從來所未有三省之民皆曰此大帥福也帥之母初爲縫紉婦刻苦自勵遼人皆知之帥孝甚人皆不可及

余隨某軍曾一度入陝西軍人入陝如入寶山蓋陝中士賤軍人皆可挾入革囊中無厭關吏稽征余家有田地父母妻孥差足溫飽視錢如敝屣余弗欲土同儕力慫恿謂人皆懷土汝胡自異勉應之緊四十兩於鞍次出陝貨之所入匪細同儕所挾視余多多喜可知矣

潼關誠天險一面依山一面踞水中僅羊腸通往來軍隊過者必散隊依次陸續進大隊則不能行余語同列爾我二人假以巨砲坐守此關雖千萬人那復能過

余最親愛之官長某前年忽以事罷職余乃輾轉轉某營營長某余龍江患難弟兄也其時某與余同伍余年少惟愛馬他無所戀渠妻孥相累餉稍輒不足以自活余每得餉必以半付之曰我不需此兄可攜此以餉嫂姪市有一麵店與余素稔立摺予我謂遜

此取麵藏底計值可免青黃不給時余藏其摺而俾一用之已而某生子女家計益匱余乃以摺付之謂兄可以此隨時得麵子女毋啼饑矣凡此種種皆舊事相隔七八年某貴爲營長余適隸其麾下以爲必以故人視我乃某視我殊落落我以爲公衆目前當執法以御下不能話舊情我猶諒之已而聞營長之夫人來一日我乃叩營長之公館夫人出見視我瞠目莫對余笑曰某太太汝不識當年送麵人乎夫人曰噫我目鈍忘之矣余笑呼曰嫂今貴爲營長夫人矣那能憶及一小兵嫂珍重善爲我辭兄我亦從此逝矣乃解軍衣付之長嘯出門去翌日營長趣人留我不聽行我笑謝使者曰諸兄弟善事貴人我年力正強有手有足能騎能射何處不可以報國事人不願居此仰斯人之鼻息也營長知我不可留贈三十金爲我膏秣資余辭不受強再三察其意似誠摯余亦不欲絕人太甚乃受而作歸計此余解甲時事也

余北人性直凡人有恩於我者報以死無惜焉余每戰強敵在先砲石如雨官長不退同列不卻余不返轡余嘗曰我輩騎兵但須有一好馬一短槍佐以五百彈可以橫行天地間無可畏事無可畏人

余生平無他技不畏烈馬能擊飛鳥槍與騎以外無他長也營中每有賽靶之會中鵠多者官長有賞賚余每試立射十中七八臥射十無一失以故手巾毛襪肥皂等獎品充滿余之背囊也

雪窖騎兵語

余頃南下。見沿杭滬鐵路之駐劄北兵。處溫暖之區。歌太平之曲。視我以前之經過。同一軍人生活。寧非霄壤之隔。唯余詢鄉人之執兵役者。謂此間餉薄。南方百物昂貴。甚苦。拮据。中有待餉贍家者。尤感困難。此則又不如吾儕冰天鬪馬。可以輾轉得錢之裕。如矣。

余久處苦寒。今來江南。甚感溫軟。龍江行軍。覓得杯水。強半泥滓。頃飲西湖。如醉醴泉。今年余二十九。江南。如有用武地。我當以十年筋力報之。四十外衰老。恐不勝鞍馬。勉為之。處處將落人後。爾時余亦歸楊柳。青與老妻相對。話少年事。如述舊夢矣。

倚虹曰。年來我以為國中無兵。今聞此兵語。不敢謂國中之兵無人。但無人能用耳。

宿小眉山館呈縣長悱衡叔

倚虹

郡齋賓退漸清寒。一靜能數百睡安。昨夜雪花如掌大。紅梅壓瘦未全殘。

舊夢如煙萬念虛。眼前官閣許圍爐。漫天風雪殘年夜。幾輩王孫泣路隅。

莫說時人且說禪。與君短聚亦前緣。婆娑著象渾無賴。百代光陰總可憐。

孤館荒寒寄此身。摩挲凍柳憶前春。井亭橋下西冷水。如此清流照幾人。

老牧師

卓呆

從公園中的高阜上向下眺望見全市電線縱橫宛如蛛網屋頂密接得毫無空隙東南方略為空曠惟見暮靄包着景色很淒慘科學家對人說若有大地震地下煤氣管自來水管一齊破裂噴出毒氣與水來毒氣一遇火那就更不得了咧變成水海火炕慘不忍言顏牧師對這景色常說這是罪惡與污穢充滿的街被他這麼一說提醒人家想想確是很污穢并且無處不包着罪惡暗淡的日光射着很有可憐之狀人人負着重荷很為疲勞有的要滿足他貪婪的劣性終日酒醉有的面現菜色無日無夜的勞動着冷酷的學者分他為適者與不適者顏牧師大聲呼他們為沉淪者但是並非從眼中所映的形體上漠然觀察而徒自呪罵他是用慈憫的眼光看着寒風颯颯木葉蕭蕭顏牧師帶着一位年輕女教師今天也立在公園中如不下雨他必天天到此每天說教一點鐘說完了乘電車再往別處去說教不管人之有無也不問天寒風大他總不停的傳道人人都稱他為上帝之人不獨認得他的如此說一接近他那神聖不

老牧師

可侵犯的面貌隨便什麼人要敬服他素不相識的也受他感化加入基督教中去了他身穿黑布棉袍子甚爲平常他的威嚴全在他胸前的美髯他那寬容的眼色謙恭的態度决非故意如此時當十二月初顏牧師朗誦聖書時已聚了二十人的光景女教師用那手風琴獨唱聲音很美顏牧師把莊重的口氣說罪惡之自覺與懺悔過來兩個學生正在高聲談話一見他就立定一個感嘆道顏牧師實在熱心一個道可敬可敬眞是上帝的人現代的愛利亞二人熱心諦聽說教漸入神境人叢中有一工人似的好像很刺激着胸垂頭流淚這工人似的以爲世上很有許多打扮得莊嚴立在教壇上亂說的牧師要眞能向罪人表同情者除此人外沒有了說教一完顏牧師宛如換了一人很和氣的對衆人道這裏頭有信者麼於是兩個學生與另外三四人說是某某教會的信者顏牧師撫着長髯道很好此外的人怎樣只要肯信便沒有什麼難事聽者默默不答去了一二人有幾個無理取鬧的女學生過來種種的質問顏牧師一一親切說明於是漸漸要散女教師向衆人分送一張單子無奈那些精神昏醉而麻痺的人行不數步把那張單子任風在地上亂吹了女教師道怎麼他們如此不熱心顏牧師說不不過是佈種的傭人此後由上帝收穫說罷二人祈禱畢乘電車去了這一夜七點

多鐘他們教會之前有一個工人似的人徘徊着還是星期四晚上有祈禱會大門開放會堂上燈光明亮此人屢次在門口探望着一回兒就走開少頃又在門口佇立背後過來一人對他很奇怪的瞧瞧走入門內他又突然逃去到再來時聽得一陣靴聲又急急躲開靴聲實是警察警察低頭想了一想也跟着去了信者一個個到來已聚了五十多人七點半鐘開會那女教師奏風琴大家唱的讚美歌是第二十二首顏牧師依然穿着棉衣坐在中央椅子上有個姓蕭的傳道師立着述「感話」此人頭髮分開打扮得很結構眼睛只是對婦人席上亂瞧顏牧師置手膝上儼然坐着姓左的女教師靠在風琴上冷冷瞧着蕭先生顏牧師與蕭先生對照頗妙蕭先生今年纔出某教會學校本是傳道師中極幼稚人物感話一完衆人熱心祈禱獨有顏牧師的祈禱句句出自肺腑祈禱會將畢外面跳進一個人來大家視線都聚集此人身上此人就是那工人似的人臉色很不安分明是個惡相默默向四面環視着一望而知是很受社會上迫害的人大家暗想莫非是個強盜蕭先生略有恐怖之色走到他旁邊問道來此何事那人搔搔頭道有話要來請教先生蕭先生道問我麽你且坐着稍待閉了會再談那人道並不是你……蕭先生便默然退下左先生看了似乎有些明白那人還立着蕭先

生官開告會顏牧師舉手祈禱那人便徐徐至顏牧師前大家很擔心顏牧師不慌不忙說道我好像今天在公園中瞧見你的那人極謙遜的說道是的我有些請求來的……他說不下去不知究竟何事蕭先生左先生與顏牧師的夫人走近他身旁定睛看着顏牧師的夫人年輕貌美與顏牧師相差十五六歲顏牧師道有什麼事要託我呢還是要聽上帝之話那人道上帝的話也想聽像我這種人也能救麼我出得監獄不過三天咧顏牧師道你能改心信上帝任何罪惡俱可饒恕上帝最喜你這種人懺悔那人聽了一聲答應幾乎要倒將下去左先生把他扶住那人臉色很青衆人大驚急取壇上之水來給他喝他低聲道對不起實在今天從朝晨起沒有吃過東西頭暈了說時戰戰兢兢擡頭觀看顏牧師顏牧師很表同情立起來說道那很可憐到我家裏去罷然後細細問你夫人臉上不很快活

現在教會中打掃的人就是三毛三毛是著名的剪綹他入監獄已有五次一年半刑期滿時三毛也不喜就是捉他進去時他也淡然他想監獄只算是我的旅館此刻又要去住旅館咧此次典獄官對他說以後再做惡事罪便更重刑期更長切不可再來快些務正業罷他一出監門如入廣大世界說也奇怪只有這一次沒有人來迎接暗道莫非人家不曉得我出來

麼於是打算趕到自己家裏去自忖道典獄官既如此說這一次應當改心求一正直職業決不可再去見那典獄官了三毛搔頭看時自己家裏已有他人住着他很覺奇怪去打聽附近的一個老太婆老太婆大驚說你雖僥倖回來你去後母親就死死後你老婆看你總難有希望將東西變賣了不知那裏去咧三毛一聽未免流淚他母親今年七十五歲到臨死還掛念兒子要他好好做生意三毛道我到底是個男子漢此後一定遷善改過說罷辭了老太婆而去然而今夜住處也沒有煞是可憐身上仍是去年在電車中被捕時的衣服幸虧監中做了工積着五元光景這五元未用完以前必須要尋得職業纔是即趕到同行的家中他們說你若通知了出獄日期我們便可以來迎接咧大家很表同情一人道快些活動罷你若沒有金錢不妨借給你你不妨改扮做富家子弟模樣必能成功三毛想這是生死關頭一定不可再做惡事只是對他們冷笑三毛以爲母親的死究竟年紀老了老婆的逃走實是報應晚間出去的李老虎幸虧沒有失敗盜得四五十元擺在三毛面前說道我明天要去出碼頭你也去罷三毛大爲心動這一夜李老虎請他吃酒翌日午後三時老虎要動身去借了金鍊等物來說三毛你肯去我也替你代借三毛呆着道我不去了他一想此次被捕刑期自然更長又想

到老婆逃去非常難過老虎冷冷的道你怎麼膽也沒有了旁邊同業四五人都笑着三毛坐不住只得往外就走到外面即跳上電車車上賣票人不知是認得他呢還是無意叫道大家身邊當心些三毛大驚宛如心口被他打了一隻釘又想我此後萬不可再做惡事見有空位便坐着兩手交組胸前垂頭細思自己的前途甚爲黑暗正在很苦的想忽然旁邊坐着的一個女子慌忙下車竟把一個皮錢袋落去大家沒有瞧見三毛拏到手中就喊賣票人來交與他其中錢票很多賣票人趕緊把女子叫回來女子向三毛道謝三毛眼前瞧見善之勝利喜得難以形容又見那邊坐一個身體極肥的紳士在那裏看報若要盜取他的金錶非常容易突然有人跳上車來細看時乃是小四子小四子眼睛三角形的在車內亂瞧那紳士的金錶快去了三毛心中很不安打算幫幫他的忙自己便走過一步小四子一見三毛暗想是你的客人麼甚爲失望一回兒就跳下去咧那紳士絲毫沒有知道三毛也下車便往熟識的下等窰子裏去裏面坐着的老鴇一見三毛即道久不見了忙請他進去領到一間小房間中坐定後老鴇笑着低聲說道這一回你很苦了太長久咧我本想去會你一會或者送些東西給你無奈我們做這種生意萬一被人家知道了是不好的因此不敢舉動咧三毛道還是不去的

好客人到了茶也沒有一杯喝的老鴇笑道你倒還是這麼很樂的今天想不到你會來到底什麼時候滿期的三毛道昨天纔出來這一次我大變了決不再做咧老鴇道好雖好現在你一個光身體怎麼能做什麼生意還是再做一次罷三毛道決不再做必須好好做生意做不成也當努力做去說罷故意笑了一陣臉色很青老鴇道這全是謊話你要規規矩矩做生意豈能天天在外面很有趣的遊蕩豈不是謊話三毛道夠了夠了我不在家母親也死了老婆也逃了那裏再可以做得老鴇道你有了這副本領不是很可惜麼況且又不是常會被捕的不如大大做了一下快快活活遊玩罷三毛不答老鴇道前天湖北老二來了也曾提起你咧三毛道湖北老二還做着麼可笑世上竟有愚笨的人會被湖北老二做到生意的老鴇立起來道他真有興來了總關這麼一夜老鴇說完就退出去三毛心中好不難受暗道我也曾將百元鈔票四五張擺在他們面前嘻嘻哈哈鬧過也曾把金錶送與妓女看過他們笑盈盈的顏色湖北老二那種新出道的後輩尚且常常在此尋樂我若改了行要好好做生意不是很無味麼又自語道我今天拾得的錢袋爲何要還他那金錶怎麼不盜他呢忽然很驚的窺探鄰室有無客人一回兒老鴇命人搬幾樣菜一壺酒來酒香撲鼻侵入腹臟那一陣陣嬌滴滴

的聲音香噴噴的香水有一年三個月沒有聽沒有嗅了三毛很覺興奮但是懷中只有三元多錢便一齊拏出來授與老鴇道今天不巧只有這一點你且收了別用得不夠老鴇道怎麼你今天忽然如此老實打開錢袋看時自然有些不悅淡然對三毛道要否叫幾個來三毛道隨便不來也行老鴇道這一點卻是不夠姑且去叫了來錢不夠我可以代塡的況且你熟的又很多三毛不發一語只是喝酒心中暗想怎麼如此瞧不起人我以前也很花過錢的老鴇又往外面去來了一個貼頭痛膏的妓女三毛見了不快也不與他搭赸那妓女唱了一隻小曲三毛假裝喝醉橫着妓女很覺沒趣三毛倒以爲非常可笑過了一夜第二天東西也不吃就此出來就是這一夜遇顏牧師救去了

顏牧師的夫人是個不滿足的女子夫婦間也不圓滿他本是後妻顏牧師卻待他也很寬曾生一個女孩纔過週歲夫人善操英語什麼會的幹事什麼會的發起人他最喜這麼胡鬧顏牧師前妻去世時這位夫人恰從美國回來他美慕神靈界極有名的顏牧師因此就做了他的後妻但是理想與實在趣味難以一致今年春天來了這位蕭先生他便成了一個墮落家咧並不是什麼假仁假義二人實是在上帝之前犯着罪惡了顏牧師出去傳道後蕭先生必來二人見留了一個三毛在此甚爲討

厭蕭先生說道此人真叫人受累要設法驅逐他纔行你有什麽方法蕭先生向夫人商量夫人也一時想不出什麽妙法再說三毛被顏牧師感化人格漸變異成了一個正直的人了顏牧師喜道這真是上帝之奇跡我見了他覺得是無上之光榮三毛想起了公園中兩個學生所說的上帝之人不禁喜得流淚有生以來到此刻纔能愉快度日怎能不感謝上帝呢左先生是富於同情的女子他很替不幸的三毛表同情每夜講兩點鐘聖書給他聽求教會中的信者捐了些錢左先生替三毛做一身棉衣三毛暗想左先生雖不是愛着我要做衣服給我實是個可親的女子三毛猜疑心極甚且有猛烈之觀察力他信仰顏牧師與左先生如同神明夫人與蕭先生總不很合意他對夫人還好對蕭先生極冷淡所以蕭先生更厭三毛多去春來要過新年了顏牧師家中與平常無異耶穌聖誕所裝飾的松柏尚寂然留着每天總是朝晨祈禱會午後傳道夜間感謝會天天如此三毛略有些不滿意他是從變化極多的生活中來的這單調的生活不免有些厭倦了長久嗅不到香水嘗不到酒味幷且又無法排除情慾的誘惑心中很動搖覺想起那些下等窰子來了想到要去走一躺突然從前老婆的面容髣髴現出在眼前一雙眼睛有說不盡的可愛現在在那裏呢最好去尋他回來此時樓上左

先生在那裏奏風琴三毛聽了好久打算上去看看便無心的走上樓去左先生對着風琴十指亂動琴聲在空間中自然消失三毛茫然聽着忽叫道好聽極了左先生大驚回頭一看便道我倒一嚇你什麼時候來的三毛道來得不多一刻說時再走近些又道再奏一曲給我聽聽如何左先生本領眞不小左先生笑道也用不着稱讚且奏一曲給你聽罷你愛聽什麼三毛道我也不懂最好聽的是那影戲館裏奏的左先生想着道不知是什麼譜我且試一曲罷左先生再奏時三毛用脚在樓板上拍板非常快活正在有興蕭先生上樓來說道怎麼如此鬧樓下還可以做事麼說時對三毛瞧着又道左先生你一人在此怎麼喚這男子上來萬一鬧出什麼事來你將如何左先生聽着自然生氣說道這是什麼話蕭先生並不是我叫他上來他自己上來的就是上來我們心裏潔淨打什麼緊蕭先生道不行三毛你還不下去麼正直的人還好你還是舊惡未除不能與婦女自由交際三毛很想說你莫胡言亂語我要老拳奉敬了又想太對不起顏牧師只得悄然下樓後來二人還爭着到夫人喊了蕭先生纔下來左先生暗想你自己犯着大罪反要審判無罪的他人麼左先生非常憤怒只因時刻尸到便隨顏牧師出去傳道了三毛極不平心理很亂坐立不安就走往後庭去庭中山茶花盛開雀

兒在那裏跳躍三毛便坐在窗下曝日今天正是心中種種追懷的月子想到顏牧師便想起那金錢來顏牧師不是說的麼那時沒有盜寶是已由上帝督護着我那時若盜了恐怕又往監獄中去咧三毛正在亂想忽聽得窗內有可怪的聲音慌忙回頭好像裏面有人三毛心中有些明白打算就走不料誤踏石上幾乎跌了一交窗內聞聲就推開窗來現出一個半身的夫人臉紅如火嚷道你在這裏麼三毛低頭答道剛纔到此夫人道來做什麼後庭豈可無端進來三毛一聲答應搔搔頭往外面去自言自語道幹得好事走到外面坐在會堂邊上胸中又亂想起來隱隱見一個男子的後影由門內出去三毛凝視着他的後影便急急往自己房內去睡了到七點多鐘左先生叫了方始醒來一盞小洋燈冷冷的點着三毛發熱眼中充血左先生問他道你不是有熱麼三毛道好像略爲有些左先生道那是不好的吃夜飯了你不起來麼三毛道起來罷寂寞之念忽成激烈無意識的忽然過去與左先生握手左先生大驚逃去三毛眼色紅如火燃

明天不見三毛顏牧師很擔心託警署尋覓一回兒警察綁着三毛來了左先生出去一看驚得眼睛也圓咧領入應接室去通知顏牧師顏牧師祈禱一下出來見警察三毛很可恥的低着頭警察道此人在酒店裏捕得懷中有十圓紙

幣三張細細查問乃是在你們那裏盜取的顏牧師眼中含着眼淚以爲是自己德行還不夠在上帝之前很覺苦痛從前有個放免的女囚顏牧師也是把他教化了一番不料他將夫人衣服盜去立刻被捕把顏牧師叫到警署去做證人顏牧師就說我們自己叫他拏到當舖裏去的因此這女囚就釋放富於慈愛心的顏牧師自然現在也絕不躊躇說道這銀錢是我昨天賞給他的並非竊盜警察曉得顏牧師是個超絕的人就將三毛解縛說道三毛便宜你了從此當改過你要再做惡事第一對不起老牧師並且在我眼中你也逃不了的警察去後三毛哭着伏在顏牧師面前顏牧師道何必如此你也是人說罷就蹲踞祈禱臉上差不多要發出光明來左先生低着頭說道實是個寬容的人今天我見了上帝之榮光了顏牧師執着三毛之手說道銀錢你儘管拏去必須去就正業纔是上帝在你頭上你切不可忘卻忘卻了就有大事當牢記在心

這春天桃花開放之際忽然夫人與蕭先生的秘密關係喧傳一時顏牧師斷食祈禱不知果能恕二人之罪否

敵？

張毅漢

他覺得近幾日來艾姑對他的態度大大的改變了而且這種改變日甚一日起初不過少講些話後來就連神色也冷淡起來了就如昨日他到艾姑家中艾姑竟託言出去了不肯見他可是他明明瞥見艾姑在窗內因此心中又是疑惑又是悲憤這天他獨自在家內尋思我對於艾姑的至情可算得天下僅有別個男子戀愛一個女子斷斷及不到我愛艾姑十分之一就是艾姑一向對於我也是萬分眞摯他對我說過除非我的靈魂滅亡了我對於你的愛情才有滅亡之日但是我却相信我們倆的靈魂是不會滅亡的這個話才說過不多時如今忽地變成這樣了咳女子的心理眞是不可思議

……但是這個或者不是他的罪。論到艾姑的心地呢決非如此負義的其中必定有個原因或者有第三個人在裏頭他越想越像想到後來竟信實是有個第三個人在裏頭作怪忽又想或者是自己有什麼短處給艾姑看出了故此改變了心意但是自問並沒有什麼不長進的地方在艾姑面前尤其謹愼那裏會有這回事呢他百般思索思索出好幾十種懸擬的原因不過未敢說定那一個是眞

的

他自從昨天吃了那場沒趣之後心中雖仍然念念不忘艾姑而又極不願意再踏入他家門口可是每日去與艾姑廝會的定時又到了十幾個月以來每日到了這個時候不問風雨他總是到艾姑家中和艾姑情話纏綿已經成了一種習慣如今一旦要打破這習慣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一到這時候他就覺得無事可爲坐也不安立也不定胡思亂想了一會不知不覺的走出街外不知不覺的向他日常走慣了的那條路走去一路行一路想忽然醒悟過來才知道已經又來到艾姑住居的那條街上離開艾姑家門口不過二百步光景這時天氣嚴寒路上除了兩行禿樹和一個瑟縮的警察之外竟沒有什麼有生機的東西可以看得見他正在立住了自已納悶怎麼會走到這不願意來的地方來了忽然前面拐角上轉出一個人來背着他往前面走他原也不甚注意這人後來這人走到艾姑家的門口登了石級伸出手來打了兩下他才舉眼向那人望着原來那人是他的同學叫費自方的登時一陣疑惑風起雲湧的在腦中大活動起來費自方爲甚麼到艾姑家裏來呢他和艾姑家有什麼關係我和自方在同學中感情算得不差爲何他向來未會告訴過我呢他來找艾姑家中的別人抑或來找艾姑呢我所疑惑的第三個人是否就是他呢我和

艾姑的關係自方是知道的難道他竟敢……

這時他與自方相距不及百步悄悄地隱身在一家門側艾姑家門開了開門的是湘兒艾姑家的一個小婢往常他到艾姑家來時差不多總是湘兒開門的如今湘兒却開給自方了一開門見了自方便微微笑着這個情形宛然往日開門給自己一般便聽見自方笑着很恭敬的問艾姑娘可在家湘兒說了聲在一面側着身讓自方進去重又把門關上了他看了這個情形好不難受想也打門進去進去又如何呢而且昨天既推託着不肯見我今天難道就肯見我不成我就算進去見了他們又有什麼話好同他們說這時候他們不知正在講什麼又想自己與自方比較起來有那一處弱了有那一處及自方不上的一個人在平時不將自己和人家比較還有點尊敬別人之心但是為了權利或是戀愛的關係而與對手方面比較強弱就自然而然的將對手方面的那人看得一錢不值這也人情之常他也深知人人都有這種心理但是平心而論他雖沒有什麼十分超過自方之處然而也沒有什麼不及自方的地方以學業的成績論自方固然勝過自己一籌若論處事的聰明機警常識的豐富自方又那裏及得來自己到底—艾姑是否把愛我的情移到自方身上呢若然艾姑愛他的什麼呢或者自方有一種媚惑女子

的手段艾姑墮入他的術中也說不定——另外還有許多沒次序不成文章的思想在他腦中洶湧了好一會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屢屢舉目去看那窗門却連艾姑的影子都看不見他很想由窗外得見艾姑或者見了艾姑的容態就能辨得此中眞相的一二分也未可知但始終見不到

艾姑家的門開了自方帶着笑容走了出來艾姑却幷未送出門口依然是湘兒出來關門以前他到艾姑家來艾姑亦幷未親自送至門口的他此時覺得渾身發熱眼睛裏充滿了血切齒低聲說道這可恨的人世

費自方在這假期中還是住在學校宿舍裏留在這學校宿舍的差不多有二十個人自方是自己住一個房間同房的都各各回家去了他再也不想到今晚紹良會來找他的紹良進來時完全變了常態臉上緋紅一雙眼睛如裝上了電光一般緊閉着嘴唇在房門口立定了自方不禁嚇了一跳把手中的書放下立起來叫了聲紹良紹良瞪着眼望着自方一聲不答應反手將房門關上了低聲恨恨的說道『自方你做的好事我與你交情不薄你如此怎對得住我』自方呆了不知所謂紹良又道現在你可沒得說了從前你是我的好朋友如今你是我的情敵我恨你恨透了我與你——說到此處探手腰間颼地拔出一把六寸來長明幌幌的刀來自方急了說道

紹良你可不要誤會待我告訴你─紹良那裏耐煩等他說話他以爲一個能夠蠱惑女子的人必定是油嘴滑舌聽了他的話或者給他狡脫了一舉手刀尖兒早陷入自方胸中三寸來深只聽自方哎喲一聲宛轉掙扎了半晌便倒下去了紹良退開了兩步望着他雖說自方是他的情敵勢不兩立然而事到此刻又不免想起往日的交情着實難過自方帶着半口氣指着紹良道紹良我的好友你到底─話未說完便寂然了

自方房間左右的都是空房間這一場悲劇幸而沒有人覺察紹良悄悄的走了出來經過校長的臥房只見玻璃窗上還透着燈光裏面有人說話的聲音話裏頭却帶着自己的名字紹良原想快點離開此地的此時聽得有人提着自己名字不由得又疑又懼但是恐懼心終不若疑惑心的强那窗門內雖有窗簾隔着聲音却是辨得出的一個是校長一個是舍監只聽校長說道紹良的聰明才氣總算不凡不過這次他在本校畢業後考取了美國留學却遲遲不行似乎不大願意去的樣子眞令我不明白以他這樣人才將來必有成就若錯過了機會我也替他十分可惜又聽那舍監答道這裏頭却有原因的我昨天才從費自方那裏聽來自方與紹良的感情最好所以他最知道底細原來紹良那孩子和一個姓王的小姐結交了已有一年多因爲戀着這王小

姐所以不願意到美國去那姓王的父親和自方的父親本來有點交情自方父親死了姓王的每年幫助自方些學費這個紹良是糸不知道的近來自方看見紹良的情形如此幾番勸他總若不聞陌中替他可惜後來虧他倒想出個妙計校長道什麼妙計呢舍監道他想解鈴還須繫鈴人便將這情形去告訴那王家小姐王家小姐也十分可惜自方便與他定計叫王家小姐對紹良裝成冷漠的樣子好叫他暫時脫開了情絲的束縛死心塌地的去留學去待將來再說明白王家小姐與紹良雖則情好甚深但為紹良學業大計便從了自方之議和紹良冷淡起來自方說紹良似乎漸漸覺悟待過三幾天或者就要決意往美國去了校長笑着道倒也虧自方想出這個方法這種朋友確是難得的

邇來莘莘女學子。則喜梳一種名曰愛絲頭。蓋像S之形。故名其髻。余曾有打油詩一首。道其事曰。短裙高屐入時流。蠻語鈎輈學自由。為約郎遊梳洗急。忽忽挽個愛絲頭。蓋愛絲頭。不廢時也。雖然。愛絲乎。煩惱絲也。

（釗彭）

靈簫再世記

紅蕉

七月二十九日的一早杭州的江邊上殘月未落疎星猶稀曉風拂拂很有秋意那時東方曙色剛剛上來起初只有一堆灰色慢慢的變成魚白遙望閘口一帶泊着的船上漁燈點點在黑暗裏放着一線光明搖搖的好似要將熄的模樣那時南星橋的渡船上便有兩個渡夫穿衣起來把船撐到碼頭一會兒許多脚夫挑了滿擔的東西都來過渡渡夫見沙灘上還有一個少年踽踽的行來便高聲喊道頭班江船要開了客人跑快些罷

這少年姓陳名寒玉是紹興人一向在上海賣文爲活新近在情場中失意傷心不堪不願再住在上海覩物傷懷所以就乘七月二十八的滬杭夜車回去到得杭州已是半夜時分無船渡江不得已在南星橋旅店宿了一宵二十九清早就趕着過江到西興鎮去趁頭班輪船回紹興那時寒玉在渡船上擠在脚夫們一塊兒想起當時在上海與黛珠繡閣內把臂言歡眞是隔世不禁嘆了幾口悶氣靠在船舷上聽着脚夫們幫同搖櫓那許之聲頻頻的喊着聽了

格外煩惱船到江心東方已亮一會兒滿天紅光彩雲幻成種種花樣血一般的曉日從地平綫上升起來愈覺得這景緻都是向他失意人揶揄追想去年此時還與黛珠在吳淞觀海也是這般景緻曉露沾在他的絲襪上晶瑩如珠兩人說着笑着汽車沿江邊在堤上緩緩開行回去真似仙境誰知隔了一年竟如此不同我們當時盟山誓海夢裏也想不到這般的收場想到這裏心裏一酸禁不住眼淚有如泉湧簌簌的落在江裏江水滔滔望東流着這一把酸辛的情淚再也沒有一日可以上溯西返寒玉因此格外悲傷卒卒不能自聊

回了紹興還整日整夜的念着黛珠希望他回心轉意繼續舊好或者寄一封信來許為普通朋友可是望了兩個多月音信杳無寒玉才知絕望無可挽回全身的熱血頓時冷了半截立定主意今生今世不再踏到上海一步在紹興家裏蒔了幾盆月季朝夕摩玩吟詩看花算是忘情其實寒玉的腦子裏早已把黛珠的芳影鐫得很深再也磨滅不掉就是所蒔月季也因黛珠最愛此花所以寒玉栽着愛護得像情人一般就是望梅止渴之意一顆癡心始終沒有一時半刻忘了黛珠好得寒玉自小孤露父母叔伯姊妹一個也沒有只有一個姑母培養他成人以後也就死了寒玉因此沒有牽纍除了著書寄到上海藉此活命以外終日對花呆想足足過了兩年半的

孤寂光陰也不知流了許多眼淚想着自己從小沒了父母孤苦零丁虧得姑母撫養成立現在可又死了一生落拓也沒有一個知己朋友總算黛珠別具隻眼賞識了我却又棄我如遺毫無憐惜之心還有甚麼生人趣味但是黛珠心地忠厚說不定被那厮狐媚失了主意所以如此待我黛珠將來必有悔悟的時候一定要想起了我寒玉唉說不定此時寒玉已憂鬱成疾不在世上黛珠一定傷心不堪我豈非反而對不住他麼我萬萬死不得還是留此淒涼百感之身待他萬一的悔悟罷寒玉想到這裏幾次要自殺的念頭因此沒有實行

黛珠自從離絕了寒玉以後雖然餘怒未息懷恨尙在胸間却也好幾次念着寒玉不知現在那裏是否健着寒玉雖是自不知趣多管閑事但是自己究竟也太嫌決裂一些餘地不留使他傷心得像槁木死灰一般顧念五年以來的舊情却有些對不起他但是寒玉與朗雲相較倒底有個軒輊朗雲待我似處處體貼入微從來沒有逆過一回我的意思而且人才漂亮處處比寒玉生得俊俏并且家有鉅貲不愁吃用要吃就吃要穿就穿何等福氣寒玉一肚皮的小家氣就難及朗雲大方了如此一比較也不再念寒玉就允許了朗雲的婚約

黛珠的母親起初並不知道這一回事所以沒甚說話後來女兒告訴他要嫁朗雲便勸他道婚姻是一

生一世的事情千萬要仔細想想照我眼光看起來我們家裏有這許多家產除了你也沒有第二個子女你父親又早故世我却懂不得什麼最好嫁一個老成些的女壻朗雲比寒玉還是寒玉穩重朗雲雖然有錢生得標緻可是對我毫無規矩可見得他在你面前的樣子是假的寒玉待我恭而有禮倒是個少年老成你很聰明休得懞懂一時還是仔細想想免得日後懊悔其實寒玉與你認識了有五年多感情也很好却從沒提出過求婚兩字朗雲不到一年就向你求婚這就是忍耐心不足了大概果子生在樹上成熟得快的蒂落也較早雖然但願你們夫婦百年偕老可是我的眼光總不贊成朗雲你果然一

定要配朗雲我也沒奈何你自己定定主意罷黛珠一聽此話很不高興就對母親道你懂得甚事寒玉是個貧漢他眼裏只有我的金錢那裏有我的人影在腦子裏我瞧破痕跡所以不去理他朗雲與寒玉本是同學寒玉曾向他說過此意朗雲很抱不平暗暗告訴我的你想我赤心忠良至情待他他如此待我令我氣也不氣那天他又向我嚕囌要我與朗雲疏遠還造朗雲的謠言說他雖然從小同學但是分離好久他已流於墮落我因他無端謗人毫無道德所以與他絕了他還寫了好幾封信來希望我息怒許他改過我也不值得再去理他論他的信呢倒寫得很委婉很纏綿但是他造謠毀謗他人名譽人

格已全無可是環不掩瑜了朗雲呢我因爲寒玉幾句話已被他知道我自覺很對不起他使他受不白之冤所以他向我求婚簡直就允許了母親道既如此你只要將來不懊悔就是了雖如此說着却非常動氣肝胃氣痛了三日三夜

一天風日清和寒玉又想起從前與黛珠邂逅在蘭茵花園眼波接處大家紅暈雙頰低頭無言後來各自回家在車中淺淺的一笑嫵媚的神態就是隔上十年百年也不會遺忘唉誰知即此一笑現在已債了若干的淚債往日輕風麗日黛珠總要我一同出去遊玩鶼鶼鰈鰈何等快樂現在我却隱在此間已同死過了一般他們想已新婚燕爾其樂無藝寒玉如此想着不免又臨風傷懷哭了一陣大概一個人心境壞了最容易瘦寒玉在這兩年內已是憔悴不堪常有疾病那天晚上又是寒熱交作頭痛欲裂正想睡一回忽然郵差送進一封信來拆開一看頓時哭得暈了過去好久才醒回來原來那信是黛珠的母親所寄大概說朗雲自與黛珠結婚以後態度漸變黛珠惑於炫術家產蕩盡反被朗雲誣爲不貞强迫離婚我又老病侵尋且無親族只好看其猖獗黛珠憂鬱已成狂疾凄楚萬狀幸君顧念舊情來滬一走等語寒玉瞧了此信也顧不得自己有病就立刻動身

誰知到了上海黛母恰已故世黛珠癲狂全失智慧

也沒人收留兀在家裏歌哭不常聽見了寒玉也不認識却高聲唱梅花三弄沒有唱完忽然大哭哭過了以後忽然拖寒玉到房裏去抱了一個枕頭向寒玉道他是我的未婚夫現在要結婚了你給我們做證人說罷笑聲不絕淒厲得與哭聲沒有分別寒玉連呼他珠妹我是陳寒玉却睜了兩個圓眼瞧着也不答應忽然鑽入牀底嚷道朗雲來了朗雲來了寒玉見他如此心如刀割痛苦異常自己也鑽進去拖他出來一想他如此瘋癲不能無人照應再到竈間裏一瞧有一個憨婢阿戇在那裏煮飯見了寒玉却放聲大哭道陳少爺你走了三年我們家裏變得如此小姐是瘋了太太是死了傭人們也各自走路了也沒一個人踏上門來瞧瞧我們小姐你陳少爺一去三年現在還來此做甚我阿戇伴小姐便了寒玉聽着心裏像有許多尖刀刺着不由的眼淚直淌下來鬱抑不堪一想阿戇心腸倒好還伴着黛珠我不該三年不來瞧他害得他如此地步我常常來來朗雲決不敢如此欺負騙了財產還寃枉他羞辱他真是喪盡天良都是我的不是阿戇埋怨我的言語倒很不差就向阿戇道既然如此小姐一天病不好我是一天伴着便了阿戇又道陳少爺究竟是好人兩人嗚咽的哭着却不防黛珠從外面走進來上身一絲不掛脚上也沒穿鞋襪一手提了一隻籃一手執着一柄掃帚當扇子扇着風說是到小菜場去買菜

阿鬟立刻拖住他不許走出自己脫下一件夾襖給他披上他又大哭說是阿鬟欺負他怪寒玉不肯幫助自己寒玉苦苦相勸也沒有效驗倒是他自己住哭了瞧見桌上有碗青菜端起來就吃吃了大半碗大概已吃飽就放了不吃但是頭頸裏胸前淋得都是菜湯

寒玉與阿鬟日夜輪流守着黛珠一面還要著書賣錢寒玉又因黛珠失了記憶就想了許多方法要想刺激他記憶力回復原狀但是終歸失敗有一天黛珠又是大哭寒玉想着一個方法預先告訴了阿鬟叫他臨時不要誤會他自己裝着盛怒的樣子向黛珠破口大罵說他不該與朗雲結婚却與寒玉絕交寒玉滿想照此一來一定可以刺激他腦子使他記起前事然後慢慢安慰他說不定這病還好誰知黛珠絲毫不受刺激却瞧着寒玉微笑一會兒又唱秋之夜的歌一會兒坐在地上哭了忽然門外面走過一個賣笛人一面走着一面吹着小調黛珠聽見頓時止哭傾耳靜聽好似領悟的樣子寒玉也忽然領悟立刻奔出去買了一枝笛拿進來對着黛珠吹了幾闋滿江紅黛珠聽到後來忽然一嚷道寒玉你吹得很好可能再吹清平調給我聽聽麼寒玉大喜知道他已記起兩人邂逅時吹清平調的舊情了不聽停頓立刻又吹了幾遍黛珠忽然唱道雲想衣裳花想容又說道寒玉你明天請早些來我們候你吃飯

咧寒玉知他已能記憶索性做出要去的樣子與從前臨別時的態度一樣黛珠定了一定神才豁然大悟從前怎樣與寒玉友愛怎樣惑於朗雲虛偽聽信了讒言與寒玉絕交怎樣與朗雲結婚被他欺負一一記得不過母親的故世因已成狂所以並不知道問了阿靈才放聲大哭這哭却有意識並非癡哭了寒玉勸慰他他抱住了嗚咽不絕寒玉也哭着阿靈也哭着

明天寒玉把黛珠送進一家醫院一個月以後出院黛珠的病已完全恢復對於寒玉非常抱歉

再隔了一個月兩人却一舟容與在西湖上度蜜月郎心似水妾意如綿高唱着雲想衣裳的清平調

向者南國佳人。以梳裝入時。頗爲一代風尚。從前梳頭。於髮根紮一綹線。稱之曰轉灣心。厥後散心影。與此風遂廢。近日又行轉灣心。而較前爲長。蓋溫故而又知新也。余前曾有句曰。誰識靈犀微妙意。彎彎曲曲轉灣心。良以女子之心。未易揣測。有如此髻也。

社會百問題

●夫婦反目問題　拈花

夫婦反目這件事。可以說自有夫婦以來。就有反目的事。有一天世界。就有一天夫婦。有一天夫婦。也就有一天反目。所以我說這是個大問題。不能不研究一下子。

夫婦反目。有暫時和好的。也有永久不能和好的。這一半呢。要瞧他平日間的感情如何。一半呢。要瞧那衝突之目的。因何而起。大概平日間感情好的。雖然一時言語間

交易所現形記

老主顧記述

第一回　上海灘新創交易所　三馬路忽闢是非場

却說上海向來有好幾處賭場有的是總會有的是俱樂部凡麻雀同棋撲克牌九樣樣多有每天上總會的人倒也不限定是闊老也有好些是光身漢揣着兩隻手撈摸些回去養家活口他們跑熟了總會裏只要沒人捉出他是活手也就裝聾做啞不要他根底難得一兩次偶而輸了總會裏也肯給他墊借那輩生客跑進去自然照例要先拿多少本錢存給頭家這就叫做根底根了底才給你湊搭子上場呢這是總會裏的習慣還有營業的公會茶會彼此一言為定買賣貨物到期交貨或者半途結賬也與賭博相彷論他的性質輸贏還要比牌九撲

爭鬧•雨過天晴•也就好了•要是平日間感情不好的•這本來有那不和好的成分•醞釀在內•宛如火藥一般•遇觸即發•至於衝突的目的•自然也很有關係•不過爲了無關宏旨的小事件爭鬧•這是容易講和的。要是衝突的目的•關係甚大•而且這障礙和好的障礙物•一時不易去掉•這往往使感情上好久不能融洽•

據我想•夫婦反目•有兩個重大原因•一個是爲着嫉妒而起的原因•

克利害他們的賭法是以貨物爲標準每天在公會或者茶會上聚集約定一個價錢彼此說定了期限多少數量幷無現物授受大家一言爲定回去各自記賬到了市價有漲落他們就彼此結價或者轉賣給別人坐收一種贏利要是幷非是賭輸贏的那麼就照約定的期限到期交貨或者收貨自去批發買賣但是那些公會茶會上所做的交易十成倒是七八成空的所以就叫做買空賣空其實買空賣空最是危險因爲貨物的市價瞬息千變沒有一定的當時買空賣空的時候只不過付一筆定銀隨時照市價與約定價格計算差銀自己不能做主的不比壓牌九身邊有十塊錢才可以去下注身邊沒有了錢就不容你去下注了這却身不由主的那市價呢一半關係於天時人事一半却關係於那輩做交易的人心人心向上市價就漲人心向下市價就落譬如一種貨物出產在四川的或者有人起個謠言說四川兵變

一個是爲着金錢而起的原因•這兩個原因•往往在夫婦反目上種了根•一時不易拔去•其餘都爲一二件小事。言語之間•便衝突起來•因爲夫婦之間。太親密了•無話不談•又有許多地方•太率直了•譬如一個人•喜歡喫酒•父母教訓他•他心中不以爲然•却不敢抗違•朋友勸他•他心中不以爲然•有時爲着交情•也不反對•倘是他夫人數落他•他心中不以爲然•便立刻起衝突了•這是什麼緣故•心理學家稱

了。那種貨物不易運來。那麼這市價就會飛漲。譬如棉花將近收成的時候。天忽起了狂風。那麼棉花市價自然也會得大漲而特漲。那些賭投機生意的人。從前就時常有人暴富暴貧。不足爲奇。有那躉在裏面操縱。也有壞處。也有好處。好處是貨物容易暢銷。不至積滯。壞處是被他們壟斷以後。貨價就不準確。他們從中漁利。其實仍加在貨價上。寄沽的買客。晦氣出了重價。拿回去中國的生計。一天難一天。這也是個原因。那躉投機的人也一天多一天。社會上的金融也一天危險一天。了。這是各業的茶會。賭博面子上。似乎幷非賭博。却是做生意。但是他們的信用。倒還算好。雖然也有蝕本倒閉。人逃家破的事情。究竟還少自從交易所風行以來。家破人亡的。正是不知凡幾呢。說到交易所中國商業裏本來沒有這一業。却在三百六十行之外的營業。他的性質。與舊式的茶會買空生意倒差不多。不過交易所有種種規則種種設

爲感情之彈力。因爲對於他人●沒有什麽感情之彈力●夫婦之間●就有這感情之彈力了●夫婦間因爲瑣屑的事情●以至反目的●就是這感情的彈力作用●譬如夫婦之間閑談●一個說●記得前年十一月裏●我們去訪過某君●一個說●是十月裏●一個說●確是十一月裏●記得已經着了羊皮衣服了●一個說●這年冷得早●十一月裏●某君早出門到漢口去了●一個說●某君到漢口●乃是十一月底●我們去

備組織得很周密各國都有交易所但是都有絕大的風潮中國人本來不懂交易所是什麼東西從前上海只有一家外國股票公會開在黃浦灘也與中國的各業公會相差不多前幾年日本人在上海開設了一家取引所起初大家也不懂什麼叫做取引裏面做交易的人也完全是日本人所做的股票物件也完全是日本貨後來請了一位中國康白度進去就招了許多中國人進去做仲買人仲買人的性質好似掮客一般他只代客買賣賺一筆佣金取引所就在他所賺的佣金裏扣些頭去就是他的營業收入那時取引所營業很發達但是中國人賺錢的很少日本人生性精刮能做生意中國人那裏是他的對手每年東洋紗裏總有幾個替死鬼的中國人套進在裏面就像近年的羅炳生投海就是在取引所做投機在棉紗上失敗的一份子害得多情的妓女蔣老五也吞煙殉情傳爲佳話這是閑話不提且說取引所

訪他。的確是十一月。當時夫或婦有一方面不響。也就完了。倘然大家不服。妻的方面。定說是十一月。夫的方面。定說是十月。那時再要辯下去。一定就要傷感情了。妻說道。你眞糊塗了。不過一兩年內的事。就記不起了。夫說道。你自己記憶性不好。倒罵人家糊塗。我本來是糊塗的。你別和我講話。妻道。是我說差了。你本來不要我理你。你也不必理我。如此就夫婦的極柔和的感情。暫時化爲殭石了

做得很發達就有幾個崇拜日本人的腦筋較爲靈敏眼睛裏就爆出火來也想開一個取引所發一注洋財但是資本浩大招集不易也只得作罷後來有位廣東人在上海灘上很有名望姓郁號謙伯大家叫他廣東老他在上海所做的大小事業倒也着實不少什麼紗廠麵粉廠大商店輪船公司銀行保險醫院以及慈善團孤老院都有他的份兒大家都要拉在一塊兒把他做塊牌子他也落得順水人情掛個名字有幾處單收一筆夫馬費有幾家只收一份薪水肥饒些的就去跑跑看看賬出出主意他三十年在上海就此做了一名富翁但是他才幹却是比人高出一等而且做事有堅決心有一往直前的毅力所以他所經手的事件失敗的很少他此次也想到取引所去做做交易却常常失敗羊肉沒吃着倒惹了一身羊羶氣懷恨在胸所以就想出了一條計策果然被他成功當時恰巧有一個浪人龜三郎去投奔他向

從前我有一位先生。他是個老鰥夫。他住的隔壁鄰舍。有夫婦兩人。一天到晚。在那裏吵鬧。他有個兒子。已經十歲了。也從這位先生讀書。連小孩子都沉鬱着。一點兒沒有興趣。先生便問他爲甚的不高興。他說家中父母爭吵。甚至於相打。先生道。我試畫一道符。你回去待父母爭吵的時候。你給他們瞧。但是預先却不可先取出來私看。那小孩子聽了先生的話。過了兩三天。又爭鬧起來。小孩子便到父

他借錢用就與他商議龜三郎獻計叫廣東老也辦一個取引所資本要大生意要做得還就不怕中國人生意不到你這裏來做你就可以大大發財了廣東老聽了大喜就問龜三郎道你究竟取引的法子宗全懂不懂我也很有這意思却懂不得細底你要是真的完全明瞭就請你與我計畫起來該要怎樣組織該要多少資本你一古腦兒草一個計畫書給我大家商量商量將來大功告成你也可以歸正做一件重要的職務呢龜三郎應允而去謙伯就坐了汽車到華大保險公司去訪陳佩霞與他商量陳佩霞是這公司裏的副買辦正買辦就是他自己因爲各處事情太忙所以舉薦了陳佩霞去做副手一切都由他代表很是親信所以此事也與他討論陳佩霞道此事第一先要守秘密。第二要籌集資本第三名義一定不能叫取引所必須改一名字免得日本人起交涉并且免給社會上疑是日本人辦的才好謙伯道頭。

母之前•雙手獻上一個紙包•說先生教我把這個貢獻於父母•父母正在反目中•問他怎的•小孩子道•我們先生會畫符•這裏頭是一道驅逐相罵鬼的符•那時他的父母•倒也不相罵了•大家倒要瞧瞧這是個什麼驅逐相罵鬼的符•解了紙包•一層裏頭•又是一層•總共有十餘層•只見裏面一張小小的名片•寫上一行小字道•『賢伉儷還記得新婚後一月的情景嗎•其事鬧個不休•看這個小孩子面上•大

上兩件自然是要緊的第三件不妨我們先商議商議我想簡直叫仲買所罷佩霞道仲買兩字仍是日本名詞不很妥當我以為貨物買賣介紹所罷這名詞倒很確切你以為如何謙伯道確切雖然確切似乎太嚕囌了說到這裏東面的那扇洋門忽然開了闖進一個人來大叫道你們講的什麼重麻酥輕麻酥讓吾也吃些謙伯與佩霞二人都大吃一驚定神一看原來是買辦間的總賬房毛拭圭連忙叫他不要聲張拭圭倒也知趣便不狂叫却滑問三問四的要聽佩霞道好得都是自己人給他知道也無妨謙伯道那麼拭圭你聽了不許在外間洩漏這秘密的拭圭道這個自然便把手指着桌上的花瓶道我的口比瓶口還緊呢言時沒有留神左袖把花瓶一帶花瓶就從小圓桌上直滾下來跌得粉碎瓶裏水濺了一身拭圭自知闖禍一時找不到揩布便把自己嗶嘰長衫大襟與謙伯揩拭謙伯人到和氣並不發作却說道

家讓步些。不很好嗎。』這一道符。居然很靈。這一對夫婦從此言歸於好了。

關於夫妻反目的事。據說西洋人比了東洋人的執念深。因爲西洋人大顧體面。大家又負氣不下。西洋人的夫婦反目了。除却離婚不算外。一兩年不交談的很多。但是表面上人家却不知道。西洋人是重交際的。往往夫婦相攜而上交際社會。在許多人前。却裝出夫婦很和睦的樣子。一到了家中。宛如

不妨不妨我是廣東人不比甯波人茶水濺在身上迷信算不吉利的不過你也太冒失了拭圭不敢怠慢便撳電鈴叫西崽進來收拾忙了一陣打掃淸楚謙伯道你快坐定我告訴你這事情罷拭圭就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靜聽後來聽到名義不能定奪他就插嘴道依我的意見裏面所做的營業無非是拋空買空但是也不能說明就題名叫交易所罷佩霞與謙伯均拍手稱善佩霞道你冒失時候太冒失聰明的時候却很聰明拭圭道這也是我胡說罷了謙伯心裏盤算將來交易所中這人也可以給他一個位置定有用處佩霞却想交易所開出來老廣一定要我去幫忙我也去發一筆橫財倒很好呢拭圭心裏却想他們二個人辦了交易所一定仍要我管賬我也可以揩些油水回去他們三人各懷着心思壁上的鐘鏜鏜打了四下謙伯道我想去尋姓白的你也同走罷佩霞問是誰謙伯道就是新可二人便同乘了一

仇敵一般。也是有的•聽說美國有一家夫婦•十九年不交談•却還是住在一起•十九年前•也因爲些微的事兒•兩人爭鬧起來•但是有一種約束•却是暫不分居•共同擔負兒子教育的義務。到教育終了以後•逐許分居。直等了十九年•這十九年裏頭夫婦不說話•有什麼話•由兒子間接•後來到十九年兒子畢了業•他們纔把產業分了•夫婦方始分居•你想這十九年不交談•這夫婦兩人•住在一家•這是何等

汽車到亞豐銀行恰巧新可已經出去便折到廣利輪船公司去訪衛竹陂竹陂剛與外國大班爭辯一筆賬款大班說這筆賬不應該不轉水脚賬以致無從查攷總賬裏漏登一筆現欵就少收了一筆竹陂面漲通紅強辯道這是客家暫存在我買辦這裏的當然不能入賬你去查水脚單存根有沒有這筆錢收到便明白了大班一想話倒不錯只得低低駡了一聲台姆夫而掉頭出去竹陂暗想水脚單存根是一世查不出的除非把原單吊回來才對得出數目不符呢暗暗得計掉轉頭來瞧見佩霞與謙伯站在那兒便去招呼道二位什麼時候進來有失迎迓幸恕褻慢佩霞道我們瞧你查賬不便驚動故在這兒壁上瞧地圖呢竹陂暗說慚愧便請他們在沙發上坐下一面招呼茶房泡了兩盅茶出來竹陂道兩位一向貴忙得很今日蒞臨有何見敎佩霞兄你瞧謙翁臉上紫氣騰騰愈加發福了謙伯道休得客氣我們有正經

痛苦的事●但是西洋人能守信約●這便是他一種好的特性●

最小之詞典

英派派孟克姆市一書業者以寫眞版復製一詞典僅一英寸之四分三至一英寸之四分一之大可謂非常之小字典然以顯微鏡照之則字體又極明瞭

話談呢竹陂道莫非有保險生意照顧小行麼佩霞道生意倒也是一樁生意却非保險罷了你試猜着竹陂就猜了一陣銀行咧進出口咧輪船咧麵粉廠咧紗廠咧米廠咧都沒有猜着佩霞道這行生意做了包你發財是一件新發明的商業你加入不加入廣東老道佩霞你詳細告訴他罷竹陂又猜了一陣恍然大悟道莫非辦彩票麼談志華已經開了一個多月我悔沒有入股呢佩霞搖首道饒你猜不着了便把取引所怎樣賺錢廣東老怎樣蝕本鞋子穿不着倒落了個樣給人恥笑怎樣想發起交易所詳細說了一遍竹陂大爲贊成說道這事要是發起我就算一份子可也謙伯很是高興瞧瞧天色已黑想起晚上祝銳夫今夜請客須去應酬便與佩霞一同告辭出來坐上汽車開到三馬路看準第四個石庫門上面掛着一塊銅牌刻着月痕兩字便與佩霞走進去

（未完）

膩友宵談錄

馬二先生

□緣起

余三十而後倦於冶游客歲游食都中有友人所眷妓忘其名人呼之曰三小姐余遂亦以三呼之三貌不揚而性亢爽喜作長夜之談友南下託三於余囑善視之余方悲孤寂知三必不我鄙也諾之因之時詣三所往往長談至漏三四下始歸顧三以不善酬應生涯頗寂寞境狀艱窘余稍稍慰藉之三又自諱其窘且諂余亦非裕餘者尤不願余耗此無所希望之浪費一夕三被酒臥余適至三强起余欲行三泥余曰今夕天奇冷請留

星期談話會

□緣起

辦雜誌者•僅刊剩幾個社員之稿件•雜誌必無持久之精神•必吸引閱者之意思•爲之發表於雜誌•則閱者之興味濃厚•而雜誌之價值增高•余蓄此念久矣•天笑創辦星期•余請於天笑•特闢是欄•閱者如有所聞見•有所感想•咸可於是欄發表•文不必長•每條百餘字•或數十許字足矣•範圍可勿拘•政事文學•雋詞妙語•以及社會短聞•名人

膩友宵談錄

此作長夜談可乎余未遑諾三作色曰君覷我何如人而慮有其他耶余急應之三喜乃囑房侍烹茗添火而自述其身世其間頗足見近年社會奢侈情況而於辮帥踞徐州之往事亦能涉其鱗爪余歸就其所言區爲節目記之如左旅中無事聊以自遣匪敢託於著作以形容今世之社會也

(一)三之家族與小毛子之關係

(二)親族之調唆與阿娘之遺囑

(三)不賢之哥嫂

(四)徐州之游

(五)民國三年徐州之狀況一斑

(六)天津依阿哥

(七)墮落火坑

(八)狎客之眈眈逐逐

(九)誰是不貞之造就者

(十)桃花運中之風波

(十一)獨立營業之大失敗

(十二)京中張幟之一年

星期談話會

軼事等等．皆可．假此尺幅．作無量數閱者之談話室．每星期即各得一鬯談之機會．寧非甚善．儕輩中每許余健談．今當『星期談話會』第一次開會日．不揣固陋．請自隗始．倚虹記．

□我嘗謂不出戶庭．不接賓客．終歲伏案．日成數千言之小說家．如備一攝影機．終日在房間內拍照．橫拍豎拍．不過這幾件家具．掛屏．左照右照．仍是這幾件

(十三)回津後之幸運

(十四)生平之兩恩人

我(三自謂下仿此)家住揚州北門外靠着河邊有瓦房三四所一所自住其餘都租與人開小舖子我媽生一男三女我大姐早已出嫁姐夫是一個開小雜貨舖的生意人次爲我哥哥先在家中作小生意後來娶了嫂子便往天津當旅館茶房去了二姐與我年尙小在家依着媽過活這是宣統年間的事我纔十二歲

我家鄰居也有一個老媽媽還有一個老頭子他們有兩個女兒都送在南京釣魚巷做生意有一個便是嫁給張勳的那個小毛子因此那個鄰居老媽媽常來和我媽說你爲什麼不把兩個小的送到南京巷內去學些口手將來也可以弄幾個錢用我媽說我無論如何總不把他們送去做生意因爲我的丈夫已死了我不能叫他的女兒出乖露醜給人看這些話我至今猶彷彿在耳朶邊一般

棹椅板凳。

倚虹

□老輩謂近今小說何如此之多。我謂非小說多。實民國以來。人間之報應速。小說資料豐富耳。

倚虹

□今人作文。如引用幾句四書五經。便覺陳腐不堪。如引點馬克斯。克羅泡特金。托爾斯泰。等等學說。便覺言中有物。文采斐然。若能嵌入幾段外國字原文。尤

但我那嫂子娘家却是向來吃把勢飯的因此他們那些親戚都是這一行中人多每每來到我家就勸我媽把我與我二姐送到娼家去學生意我媽總是不肯說漫說還有一碗粥喝就是窮死也不能把自己女兒去做那樣生意但是那一班親戚背地裏都說我媽老糊塗了放着掙錢的事不幹祇瞧小毛子家敎多麼好小毛子的兄弟都有差使嘗眼見得是一位老爺了第二年革命了有些人都說小毛子家是張勳的親戚應該有罪許多人去到他們家中去把老頭子綁起來把他家中所有一切東西搶了去那老頭子又急又嚇便死了那老媽媽是小毛子的媽也逃到鄉下急出病來不久也死了我媽說阿彌陀佛這便是做娼家的下場頭但是這一年冬間我媽便有病臘月裏便也不能起牀了我哥哥聞信也回來了我媽臨死還囑咐我哥哥說無論如何不能叫

爲生色。　倚虹

□此兩三年中。杜甫李白的詩價。遠不及易卜生的娜拉劇本値錢。　倚虹

□語體文歐化。現在算是一個問題了。我想要改革語體文。先要把中國的語法改革。但是我想我們中國人的言語。並沒有什麼的不好。又是簡捷。又是靈活。何必要一定要學外國人說話

你兩個妹子做生意。這時候我大姐也在家。但是我哥哥作主。家中一切歸他管。他把所有的房子都賣了。我大姐看他待我二姐和我太壞了。賭氣把我二人接到自己家中去住。又過了一年。我已十四歲了。我哥哥和嫂嫂商量。依舊要把我二人送到大津去做生意。我大姐不肯。我們二人也都不肯。我哥嫂賭氣回天津去了。剩下我們二人依着大姐過活。又過了一年。

這時候忽然來了一個親戚。便是那小毛子的姐夫。他是張勳手下一個當委員的。姓劉。年約四十多歲。因為這時候管什麼籌捐。所以很闊。他到揚州是有別的事。順便瞧瞧小毛子家中情形。那小毛子的姐姐。便是劉的太太。也算是我的姐姐。因為當初作鄰居往來時。都是如此稱呼。他囑咐他到我家看看。所以劉姐夫來了。

他見了我大姐。問知我家中情形。他很是嘆息。他說也罷。他們的姐

呢。譬如一個外國人演說。旁邊請一個中國人翻譯。要使聽衆明白外國人的意思。怎能彀不變換句法呢。即如喫飯。讀書。我們終不能說飯喫書讀。這就可以理解了。

靜年

□新體詩每多不可解語。如小說月報第十三卷第二號朱湘君之『荷葉』中有二句曰。『夏天中上的太陽。把池邊牆壁曬的直抖』所謂『中上』所謂

膩友宵談錄　星期談話會

姐。（指小毛子姐姐）很是思念。兩個妹子。何不跟我到徐州去逛一趟呢。我聽了很是高興。因為在揚州也玩厭了。但我大姐却不以為然。說小孩子家只知道玩。你知道到徐州去。路上須得盤川。老遠的去探親戚。也得做兩件衣服。買點禮物。我那裏有錢替你辦啊。他祇顧這樣說。不期全被劉姐夫聽見。說這可以不必。一路盤川我還備得起。便是衣服祇須帶幾件隨身穿的好了。大家都不是外人。禮物更可以不必了。我聽了更是要去。我大姐無法阻擋。祇得給我做了一件新衣。收拾了一副行李。千叮萬囑的把我交給劉姐夫帶了上船。我心中好不快活。船開了。看着江景。覺着處處樣都是新奇可愛。未曾見過的。

（未完）

六

『直抖』。皆不易解。又曰『知了啞了知了。更沒一點別的聲息』。此二句亦覺費解。　聖勞

□日本社會黨之急進派山川均堺利彥諸君。新出一種雜誌。定名曰『前衛』。前衛者。我國譯之為先鋒隊。其中所述。均為社會問題。僅僅一小冊子。而其中為警察所檢查抽出者。空白甚多。讀之氣悶。　聖勞